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八二回 眾綠林店內暢飲 施大人復遇賓朋

話說李五聞聽外邊敲門，站起口尊：「大人與眾位俱莫須動。來者又是江湖中朋友，待我出去看看。」隨叫店小二提燈引路，走至大門。小二將門開放。李五觀看，說：「那不是七侯賢弟麼？」白馬李七看見公然，叫手下人齊下馬進店。小二將門關好。公然口呼賢弟說：「這個店中住著欽差施大人和飛鏢黃天霸。劣兄方才會過大人，真是禮貌謙恭的封疆。賢弟須要拜見，不得輕慢。」李七開言說：「有理。你我雖在綠林中，最喜忠臣孝子。況有黃老兄弟，猶屬令人可敬。」言罷轉身往裡就走，口呼：「黃老兄弟在哪裡？一向別離，未得相逢。李七今日親來拜望。」天霸聞言，翻身向外迎接，手拉李七，說是：「久違仁兄尊顏，一向可好？今日天遣相逢，何等萬幸！你叫眾伙計前來一同參見大人，然後敘禮。」李七一聲招呼，一字兒排開跪倒在地，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李七等叩頭。」大人連忙站起身來，說是：「不敢不敢，本院有何德能敢勞壯士行此大禮？快些請起。黃副將請眾位敘坐飲酒。」李七等起身，再與天霸、計全、小西等一一敘禮，各通姓名。依舊讓了坐位，重整杯盤，再添酒菜，歡呼暢飲。施大人不知眾人之來意，擎杯帶笑，口呼：「壯士，施某有一言請教，眾位之來意何如？」李昆聞言欠身應道：「老爺不得盡知，請聽一言：因為糧船來到天津，各要爭幫先交，皆不落後，故此各幫皆有約請的人，預備打仗。我被蘇州幫約來。杭州請的白馬李七，大約各幫都約下人來，只等五月□三日，在三岔口會戰。句句實話，一字不敢蒙哄。」大人聞聽，不知英雄們前來聚會，主何意思？天霸說：「列位請講明白，即有不妥，大人也不怪。」七侯說：「杭州幫上約會我，蘇州請了李公然，如若不來，便是失信於人。來時各站一幫，恐傷兄弟義氣，因此約下杏花村相會中，再審區處之計。」施公聞言，連忙說道：「真義士也！從古豪傑不過如此。」李昆說道：「大人過譽。」施公說道：「某有一言，說來大家商量。到了日期，各執兵刃上船，只是虛張聲勢。我發文書，調撥人馬兵將來助威，威鎮河蠻，不須動手。那時出示曉諭各幫。哪個不服，拿他治罪。平安之後，酌為定例，政平人和，永無爭幫之患。眾英雄代為審量可否？」眾人聽了，各個稱能道善。李七復開言說：「還有一事，未稟大人得知。杭州幫內有位姓侯的，名叫花嘴。生得五短身材，使兩根李公拐，聞說他是異人傳授。蘇州幫內有一北方人，身在綠林，手使一根亞靶槍，身高體大，外人多稱他蔣門神。此兩個人另宜防備。」大人未及開言，天霸一旁不悅，口稱：「仁兄，休道他人武藝，滅卻自己的威風。據我看來，不過狐鼠小輩。你們制住船蠻子，莫使混亂了戰場；我與關小西專拿此二人。若有疏虞，從重治罪。」施公聽罷，暗暗忖度道：「大事成矣！」口稱：「眾位助我，平定此事，上報國恩，下救多少人命，俱有功德。須盡心力而為之。今日天氣將曉，且請自便。」

單表五月□三日，在三岔口會面。小二收拾了。施公叫：不必算賬，賞了一大錠銀子。眾寇各備能行，奔了大路。天霸吩咐店家：勿得漏泄，恐有大禍。請大人上馬，然後眾人各跨能行，簇擁著大人前行。計全此一路上笑語閒談，不覺日色西沉。天霸說：「你們保護大人緩行。」霎時來到公館門前，天霸與眾人下了坐騎。門內掛著燈籠，看不真切，門上的不知是誰，見這個光景，只得站起身來，一齊迎下台階。天霸說：「你等俱是什麼人？」那些人聞問道：「我等是本處官兵衙役，派了來伺候大人的。」天霸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這是大人駕到，你等還不跪接，等到何時？」眾人聞聽一齊納悶，心內想著：前日大人就來了，就是身有貴恙，並不辦事，也不會客。怎麼今日又有大人來了？令人測摩不出，只得跪下。只說：「天津的兵丁、差役跪接大人。」磕頭站起來。就有人報將進去。頃刻間但見王殿臣、郭起鳳、施安、施孝，一齊接出門，好不威嚴。內外人等眼見總漕大人突如其來，即從天降，各個傳宣，說是：「前日來的是假，這才是施大人駕到。」又說施公專好私訪，前日不來，必是私訪的事。人人害怕，各個擔驚，只得坐轎乘馬，都奔公館門前來投手本，一齊稟見。

又有天津鹽院德老爺前來拜望。這個老爺雖是欽差長盧鹽院，兼管鈔關事務，他卻與施公在京就相好，原是鑲黃旗的包衣滿洲，在三山行走，後來升在天津的鹽院，聽說施公來到，即來探望。門上之人回稟了賢臣，將名帖呈上。老爺吩咐：「餘者官員外面待茶，請鹽院德老爺、天津鎮總兵李老爺相見。」

門上人將話傳出，德老爺與總兵往裡就走。賢臣往外迎接，二門以裡見面，先與鹽院拉手，帶笑開言說：「早聞賢弟到此，兼管鈔關稅務，劣兄想來探望，因為奉旨賑濟山東，未得其便；如今皇上點我總漕，昨晚方才到此。我正想要去拜賢弟，反勞貴步來看愚兄。」鹽院連說不敢。施公說：「請坐。」說著，那邊鹽院歸了客位，總兵次之，須與茶畢。施公說：「我有一事不明，與賢弟請教：這各省的糧船來到關上，是怎麼樣的過去？」

德老爺說：「若問糧船到關，如單幫的，立刻開關叫他過去；若是三幫五幫，撞在關上，卻又難了。若一開關，他就你搶我奪，榔頭槓子，刀槍並舉。去年那場就傷人不少，誰敢把他留下不成，只得任他們爭鬥，勝的在先。然後再開關。」施公聽罷，眼望李公說道：「你管轄此處兵將，就該鎮壓地方，糧船爭幫，為何不管？」李總兵見問，躬身曲背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卑職管轄馬步兵丁，沒有皇上文書，誰敢私動官兵？這糧船爭幫一則，前後未有定例。都想先交，早行回程，誰肯落後？其中有這些難處，故歷年淹留，未有定例。今年總漕貴駕到此，必有嘉謀，乞酌量萬全之策，不易之規。」施公聽罷，哼了幾聲答道：「本院自出京以來，沿途私訪，已訪知有蘇州、杭州兩幫，最為刁惡。杭州有個侯花嘴，蘇州有個蔣順，這兩處船來還許要爭。咱只治服一幫強蠻，餘船亦必畏怯，再示以明條，令其遵守，有何不可？」總兵聞言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「大人說的是，下官不才，聽憑大人驅使，無不從命。」施公帶笑開言說：「雖是閒談，按理亦如此。」復問道：「每年糧船上壩，亦應有限期？」德老爺說：「歷年大約中秋以前，全糧船俱交納已完。八月□五日後糧船要淨；如若不淨，應該參革有罪。今年天意水淺，重船難行，故來得遲慢。」施公眼望總兵說：「中秋節後，我要進京。」總兵點頭道：「是。」

說話之間，門上人前來跪倒說：「稟明老爺，今有蘇杭糧船來到關上。」施公擺手。再說施公回至庭堂坐下，叫內侍傳出話去，餘者的官員各自回衙理事。眾官聞言，備自散去。只見人來回話，說：「外面有兩個姓李的求見。」施公知是白馬、公然來到，不由滿心歡喜，便喚參將關太出門迎接。關太來到門前，瞧見李昆同七侯笑嘻嘻急趨了數步，攜手進了大門，直到上房。二人見施公倒身下拜。施公忙起身拉起二人，帶笑開言說：「二位將士，何必行此大禮？快看坐。」二人告罪坐下。

李公然茶罷，曲背開言說：「蘇杭船前日雖在店中商議，今至臨期，仍請大人示下，我們方才放心。」施公說：「蘇州幫請的神彈子，杭州是白馬七侯。不知二位見過船家沒有？」二人道：「見過了，是約定五月□三日，要爭勝敗。」施公說：「二位的聘禮，必是□三日以前交代，交代之時節，便收下寄放在別處；到了臨期，二位各站一船。待本院親去驗船，派下兩人虛與二位交戰；再派兩個人在兩位身後拿人。拿住蔣順、侯練，那些從犯自然懈怠，不思逞強。單等兩幫平定，那時本院再定漕規，誰先誰後，永不許爭。」即吩咐說：「快來擺酒席伺候。」應役人答應下去，須臾之間，杯盤滿桌，酒飯齊備。施公說道：「今日算是個家宴，黃副將、關參將，郭、王兩員守備，計全、何路通二位壯士，俱各前來陪二位李壯士；大家痛飲一番，勿得推辭。」眾人聞聽，一齊告坐。施公居中，眾人挨次坐下，歡呼暢飲。施公陪著笑，毫無驕奢，恰如同氣一般。是可見：大將用謀不在勇，賢臣折節不輕驕。

且說這一群勇猛之人，各各虎飲狼餐，心中歎服，一齊哈哈大笑，直吃到天交二鼓。李昆合七侯二人告辭，說罷辭出，往外就走。施老爺今天霸等人一齊送出大門。二人自去不表。

再說天霸等人，仍回上房用茶。施老爺開言說：「這神彈子所言，你等須得酌量萬全之策才好。不然，我就要多調官兵，以防不測。」不知計全商議何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